

文学角度浅析庄子的论述语言特色

余荫铠

(中山大学 物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历来学者评价庄子的文学成就多局限于庄子的诸多寓言故事, 但其实庄子最大的文学成就或许在于他首创了感性论述这一手法。《庄子》一书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似刻意为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 庄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卮言。卮言本身是一种意识流手法, 它通过不着边际、变化不定的辞藻做到了“言无言”, 将不可道出的道以似乎不合道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这是一种感性的论述手法, 它的效果是理性的推理无法达到的, 这是庄子最显著的论述语言特色。

[关键词]: 庄子 卮言 感性论述 意识流

引言

历来的文学家里, 不乏有哲思精巧之人; 而历来的哲学家中, 能做到文采斐然的却凤毛麟角, 庄子是独一例。后人评价庄子的文学成就, 总从庄子的诸多寓言故事入手, 赞其丰富的想象力, 似乎是要在文学上把庄子 and 安徒生、伊索等人划为一档, 这实在是对其文学成就的低估。需知道, 如小说家一般写离奇的故事, 不是多大的难事; 要在写故事的时候体现支离破碎的哲学观, 也有不少文学大家做得到; 而《庄子》一书的内七篇, 可谓是篇篇有主张, 篇篇成体系, 不同于普通的文学家总在文学作品中夹带哲学私货, 庄子是时时刻刻在做哲学论述的, 论述始终是庄子笔下的中心, 文采只是顺带之事。这难度可是截然不同, 古今中外, 能办成此事且又能办得漂亮的, 以庄子为巅峰, 若要在文学里开一个“论述文学”分支, 无人出庄子之右。

庄子的文字向来以汪洋恣肆著称。用《庄子》书中原话来说, 便是“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儆, 不奇见之也”^[1]。本文将从文学的角度浅析庄子的论述语言特色。不同于那些从寓言故事入手的文章, 本文专注于解析庄子在做论述过程中的文学技法, 选取若干闪光点赏析庄子的论述语言

风格，并由此引申讨论其启示。接下来的文段将作如下安排：第一部分讨论《庄子》中的一大矛盾点“是否人人都能逍遥”，分析庄子的文学意图，尝试对其观点做出哲学判断；第二部分总结庄子的矛盾的语言特色，指出卮言是庄子独特的文学成就；第三部分将庄子的论述风格总结为“感性论述”，并尝试讨论这种论述方式的现代启示。

一. 矛盾：人人都能逍遥吗？

《庄子》的一大特色在于书中存在大量的矛盾，有篇章与篇章之间的矛盾，有文段与文段之间的矛盾，也有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矛盾。矛盾之多，似刻意为之。最大的矛盾莫过于将其落实到方法论时的门槛：人人都能逍遥吗？不妨就此说开去。

按照《逍遥游》中的说法，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2]，俗人不及至人（这里且不谈至人、神人、圣人有无差别），有待不及无待。为名所困、为功所困、为己所困的俗人是不逍遥的^[3]，只有无名、无功、无己的至人才能到达逍遥之境。而按照《齐物论》中的观点，要齐万物、齐是非，破除小大之分、破除对待之分，那么又从何谈起“小不如大，俗不如至”呢？

由此历代注庄者观点分为两派。

一派以郭象为代表，认为人人都能逍遥。郭象注：“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期间哉！”^[4]他认为无论大小，只要遵从各自的本性，各司其职，都是同等逍遥的。

另一派的支持者更多，认为只有至人才能逍遥。憨山德清注：“独有大圣人（意同至人），忘了此三件事（名、功、己）故得无穷广大自在、逍遥快活。可悲世人，迷执拘拘……”^[5]这就形成了至人和俗人的对比和区别。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庄子为何要引入“至人”这个概念。单就“至人”这个“至”字，就体现了人与人的“等级”差别，庄子不是要破除对待吗？怎么还玩起了“歧视”？

在《齐物论》的如下片段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

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皯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恟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荇，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6]

文中庄子借王倪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而下文给出至人的观点：“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庄子的“齐是非”分明是在阐述至人的理念，但庄子本人却偏不肯以至人自居，反而与至人划清界限。其原因并不是庄子的谦虚，要知道，“至人”这个概念，恰是庄子的一手好牌。面对“‘齐是非’这个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是非”的诘难，庄子事完全不必回避的，他只需说：“我又不是至人，我当然也是处于是非之中的。至人他当然是逍遥的、齐是非的，和我有是非的言论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试图用我片面的语言来描述至人罢了。”这一招是相当的聪明，要论述齐是非，则不齐是非是必由之路。而庄子与至人划清界限的好处在于，他能把思想中逍遥的内核归功于至人，而言论中不逍遥的外壳归咎于自己。既然庄子不是至人，那么庄子便可以“不讲道”地去划分至人和俗人、去批判孔墨、去道本不可道的道，而无伤于至人，至人那里才是真正没有是非，也不区分至人和俗人的。这样虽然道不可道，但他却以不道的方式把道给代言出来了。

由此，对于“是否人人都能逍遥”这个问题，我们自然就有了答案：

在俗人看来，只有至人才是逍遥的。作为俗人的我们（包括庄子），自然可以“不讲道”地做出划分，这应当是《逍遥游》的本意，《逍遥游》是以俗人视角去描述至人和俗人的差别的。

而在至人看来，人人都可以逍遥，甚至无所谓至人不至人，逍遥不逍遥。《齐物论》是以至人代言人的视角来引入“齐是非、破对待”的。郭象似乎是本着维护道的本意，对庄子的话进行附会，不但没有理解庄的论述手法，反而辞不达意，

说到阶级固化的路子去了。

通过对这个例子的剖析我们可以窥见,《庄子》中的许多矛盾确实是庄子本人刻意为之,这些矛盾本身就是庄子独具特色的论述技巧,可谓巧妙至极。

二. 特色: 建构在卮言上的辩与齐

通过刚刚的例子还可以发现,庄子在论述观点时确实会遇到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其根本原因便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7]”,即“辩”与“齐”的矛盾。在庄子的《寓言》一篇中他将其表述为“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8]”,庄子的最终目标是要破除对待,去除成心,从而达到丧我的境界,但是庄子需要用言语去论述这种境界,这本就是一种成心,这就是不齐,这就是在对待的一端而非“得其环中^[6]”。在《齐物论》的前半部分,他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6]”,这描述的不正是他所处的矛盾之境吗?尽管不发表言论才能使道不被破坏,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用这种言语去论述,用对待去破除对待。他点出:“为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在这里,我将“是”理解为不言的道,“庸”、“明”理解为不合道的言论,由此,庄子是在尝试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将道的理念传播出去^[9]。正如《齐物论》开头所说的天籁,就是风吹过万窍,发出各种千奇百怪不同的声音,合在一起形成的和谐整体,虽然各自有成有亏,但叠加在一起之后变成了整个自然,难道这不比不言不语的死石头(不自然的死石头也是有成心的)更接近道吗?庄子的论述语言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一点也只有他用自己的特色论述语言才做得到。不妨就此深入分析一下。

为了处理这种矛盾,达到论服读者的目的,庄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论述语言体系:卮言。从语义上讲,卮言之“卮”是一种漏斗式的容器,它满则倾,空则仰,永不滞留于对“有”的执取上,也永不停顿在对“无”的执取上^[10],这种语言,就是庄子所说的“言无言”——说了跟没说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庄子自己在解释卮言一词的时候其实用的就是卮言,这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
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

然，无物不可。^[8]

这不是就是什么都没说么？但这真的是什么都没说么？其实不然。这就是卮言，这种矛盾的话，这种飘忽不定的话。这就像《齐物论》中的那个环，“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若要是这环上取一个定点，那必定是有偶的，必定是处于对待之中的，但若将这取点的数目趋向无穷，取得飘忽不定了，便得其期望与环中，这也就无所对待了。这不正和现代量子理论中的“波粒二象性”不谋而合么？物质以波函数的形式存在，是“测不准”的，一旦对其“测量”，这波便坍缩为一个确定的粒子，原有的概率分布也就不存在了，道也就亏损了，但若测量无穷个粒子，其结果也会呈现出原有的概率分布的形式，这就是“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卮言的应用，在庄子的论述语言中无处不在，《寓言》中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即这种话他天天都讲。《逍遥游》中的回环反复、《齐物论》中的边说便扫、《德充符》矛盾的孔子形象……所有的无心之言、不着边际之话，都是庄子的卮言。

卮言作为庄子的论述语言，其核心就是论述，庄子要论述的道理，就在这颠三倒四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希求用严格的逻辑学理论来从这卮言中获取道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庄子要论述的道，不是通过卮言的逻辑推理直接得到的，而是通过这种直观的瞬时思绪呈现，让读者也代入其中，从而自发地领悟到道的意味。这听起来有点悬乎，其合理性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但读者倒也不必为此惊奇，在现代文学理论中人们早已发明了一个词汇来描述这个手法，它叫做“意识流”。这就是庄子的最大的文学成就所在，现代小说家，早已不乏用意识流手法创作故事的了，但用意识流来做论述的可是绝无仅有，而这在两千多年前就以被庄子发明且使用了。

上面这段话极为重要，但许多解庄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便误解了庄子的意思，就难以通往真正的“道”。以张岱年为代表的一派哲学家就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庄子看到事物的相对性，这本来不错。但他由此根本否定事物的对立，则走入诡辩。”这是等的冤枉！这一派学者将庄子划为相对主义，无非是没有认清道与物的区别，发现这卮言变化中的不变。物自然是在处在对立之中的，由物向道的过渡则需破除对立，但庄子也从未否定物的存在。在变化不定的万物之上，

庄子却找到根本的不变，此之谓常道，你又怎能说它是相对主义呢？这正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破除了绝对时空观，却找到了更深层次的不变量光速。而他们发出“诡辩”这一指控，定是没有了解到卮言的不言之言、言外之言的良苦用心，偏不从具体的不齐的言语中走出来，反而循规蹈矩地使用庄子正想破除的逻辑学的思维来约束自己的想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庄子在《养生主》中的这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1]这里的“知”指的正是这般死板的理性逻辑，若要靠这“知”通向道，需要的是无穷的“知”，这意味着生命有限的我们是无法通过“求知”这条路通向道的，只能靠这卮言之言无言。庖丁解牛并非是刻板的熟能生巧，而是悟道之后才能无厚入有间。这不正类似于数学中的一个发现：所有自然数之和等于负十二分之一。若要告诉只学过四则运算的小学生这个结论，他们必认为你在胡扯，全是正整数的加和岂会出来个负分数？要得到这个结论只用四则运算是办不到的，需用到近代数学的解析延拓方法。认为庄子是在诡辩的哲学家们比小学生何如？他们自以为大梦初醒，却不知他们谓庄子发梦亦梦矣。

三. 启示：感性论述待弘扬^[12]

庄子用意识流手法来做论述，而不建立于逻辑推理之上，这是一种感性的论述。或许读者会感到怀疑，感性的论述还算论述么？

西方哲学一直崇尚理性，排斥感性。但从来如此，便对么？

所谓“理性”与“感性”的分别本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当然既包括与他人的沟通也包括与自己的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象，使人对自己所说之言产生信服。真正有效的沟通，能使对象产生自内而外的认同感。与他人沟通，是要分享认同；与自己沟通，即思考，是要强化认同。从目的来看，理性和感性作为沟通的两种方式，它们本就为了共同的目的，完全没必要将二者对立来看待。然而在我们如今的沟通中，经常把理性看重过感性，这是有失偏颇的。有人认为庄子的感性论述就算把道给讲了出来，也依然是毫无逻辑可言，不过是诡辩罢了，不值得信服——这就恰好本末倒置了：人们正是为了达成有效的沟通，才发明了理性逻辑这套话语体系。评价一个沟通是否有效，标准应当为是否达到了沟通的目的，是否能够引发对方的认同，而非是否符合某个特定的逻辑过程。

这种错置本末的思想是可怕的，若一番言论内容不当，但却处处合逻辑，你就应当无条件地信服了么？若一番言论的内容恰好引发了你的认同，却存在不合逻辑之处，你就要为此努力消灭自己的认同么？这岂不荒谬？理性和感性都是平等沟通的路途，我们不能认为庄子的论述会因为理性的缺乏而没有说服力，理性和说服力不能划等号，否则便是忘其本心，睁眼说瞎话了。再次强调，结果是建议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要能达成目的，感性和理性没有优劣之分，都可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庄子想要传授的道，用理性理解不了的，我们就感性地去理解，没必要拘泥于人为的不齐的既有路径。

不过需承认，确实仍有一些人难以被庄子这样感性的论述说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可能是如上文所说，某些人的思维被当今的尚理思潮过分扭曲，建立起了以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固化强化机制，将是否理性作为判断说服力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无论理性感性，说服力总是有限的，没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所有人信服，毕竟每个人的沟通能力也不尽相同，正如人是会在某些情绪（这种情绪往往也是一种正反馈的自我固化强化机制了）下“失去理智”一样，“不认同庄子的话”也是一件极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一个沟通以理性方式呈现，另一种沟通以感性方式呈现，最后哪一种占上风，每个人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现在应当可以理解，理性与感性都能平等地达到沟通的目的，正如科技和文化同样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感一样，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通过对“理性”和“感性”的再认识，我们至少可以做成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是将感性纳入当今论述文话语体系，提高论述文的问题效果。当今的论述文，往往是追求纯理性议论的，然而这并不利于达成论述文沟通的目的，限制了论述文的说服力，设置了论述文的受众门槛，削弱了论述文的社会效益。在论述文加入感性色彩，其实也不少见，在如今的高考论述类作文中，感性的论述似乎才是主流，而且似乎高分作文都是以感性的论述见长。这一现象固然是源于高考阅卷的快节奏，但不可否认，只有感性的论述，才能满足沟通中对速度的需求，打破论述的受众局限，引发更广泛的认同感。感性的论述在现今的论述文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几乎看不见的地位，一方面是论述文的主流使用者对感性的认知有偏差，另一方面还是感性教育的缺失，是现有的感性议论水平处于相当低的水

平。现代人观念中的感性和论述是完全剥离的，就算是在对高考论述文颇有研究的高中，也不会教学生怎样去提高感性的论述，人们的感性议论还处于一种出于沟通人性的初级阶段。庄子作为一名两千多年前的文学家，首先将感性论述加入到了论述文话语体系当中，这甚至比成体系的理性论述出现的时间还要早。我们如今研究庄子的文学成就，不应当局限于庄子的寓言故事的探析，感性论述作为庄子的文学宝藏，值得我们去更深入地挖掘和学习。

第二件是打破自西方启蒙运动开始的哲学话语垄断，重塑中国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自信力，提高中国古典哲学在世界领域的学术地位。从前我们听到“西方哲学重逻辑与理性，而中国哲学重直觉与感性”的说法，或多或少有一种对中国哲学的自卑感，在现在这种西方哲学的垄断语境，感性在哲学中的地位远不如理性。其实中国的古典哲学（还是加个古典比较好，与现在的西化哲学区分）并非是没有感性的，它只是不把理性和感性割裂来看，庄子本人就将感性和理性结合得相当好。中国古典哲学完全专注于哲学的沟通目的，完全专注于对人的思想启发作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相比之下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当然这也是有当时的社会必要性的），将哲学的理性和感性完全剥离，并走上了纯理性发展的道路，哲学从原本的人学沦为了工具学，这多少有点舍本逐末的嫌疑。我想这种差别出现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中西方的语言差异，西方语言（拉丁语系）在商品经济的需求下完全工具化，而汉语更多的保留了完整的人的成分。如今的哲学发展，重新找回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感性成分是必要的，这也是复兴着的中华民族的使命。再说一些题外话，现在的国人把道家学说等中国古典哲学放入“国学”的范畴，其实不一定是一种保护，它的迫害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中国的哲学，本就该和西方的哲学处于平等的地位，具有与西方哲学同等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学术的主流，而非是把《庄子》和《三字经》放在同一个目录中，成为一种玩笑耳。

当然我的这篇论述文，仍然是建立在理性论述的基础之上的，也缺乏了感性的发展。其中存在的一些理性逻辑不严密之处，没有必要过分地考究，毕竟从沟通的目的来讲，它已经或多或少地引发了你认同的种子，不是吗？

总结

本文从对庄子的文学评价引入，分成三个部分递进式地分析了庄子的论述语言特色。在第一部分中，我们通过解决具体的矛盾例子“是否人人都能逍遥”，领略了庄子制造矛盾的妙处，初识庄子的论述技巧。第二部分指出庄子书中存在大量类似的矛盾，其本质都是“辩”与“齐”的矛盾。于是第二部分不在拘泥于具体的例子，而是通过对“卮言”这一概念的解读，得出了庄子的文学成就在于将意识流手法引述论述语言中，这种手法是通过感性的认识来引发认同的，个中道理无法用理性的逻辑得到。第三部分点明了感性论述和理性论述的平等地位，并提出我们应当发扬庄子的文学遗产，将感性论述纳入论述文话语体系，重塑中国人对古典哲学的自信。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庄子的论述语言特色的分析仅仅由一点拓展开去的，对庄子的论述语言特色还缺乏整体的系统化的分析，这些工作还有待学者们一起来完成。

参考文献

- [1]庄子. 天下[EB/OL]. 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8CE576439F073259.aspx, /2021-01-19.
- [2]庄子. 逍遥游[EB/OL]. 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00F754E6607C5773.aspx, /2021-01-19.
- [3]徐春根. 试析庄子视野中的“俗人”形象[J]. 嘉应学院学报, 2020, 38(04): 42-47.
- [4]崔大化. 庄子歧解[M]. 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 [5]憨山德清. 庄子内篇注[M/OL]. 豆丁网 <https://www.docin.com/p-172644183.html>, 2011-0406/2021-01-20.
- [6]庄子. 齐物论[EB/OL]. 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CE63117532A7F278.aspx, /2021-01-19.
- [7]老子. 道经[EB/OL]. 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C44993C726E3A314.aspx, /2021-01-22.
- [8]庄子. 寓言[EB/OL]. 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41CC501C9B3CDD94.aspx, /2021-01-19.
- [9]杜车别. 元亨论[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 [10]李孺义. 论“卮言”——道体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J]. 哲学研究, 1997(04):38-45.
- [11]庄子. 养生主[EB/OL]. 古诗文网 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E9AF0CF62B7DA105.aspx, /2021-01-21.
- [12]余荫铠.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比照[EB/OL].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2126446/answer/1020655402>, 2020-02-17/2021-01-22.